



此吹劍錄崑山葉氏鈔本王蓮沚舊物也

按孝慈堂書目云一冊鈔白五十一番即

是此書余所藏尚有緯畧唐子言手抄本

庶齋老學叢談曹倦圃藏抄本班馬字

類曹彬侯手抄本王蓮沚校學齋佔畢叢

書堂抄本盧綸集菜竹堂藏明刻本皆孝

慈堂書目所著錄亦無王氏印記因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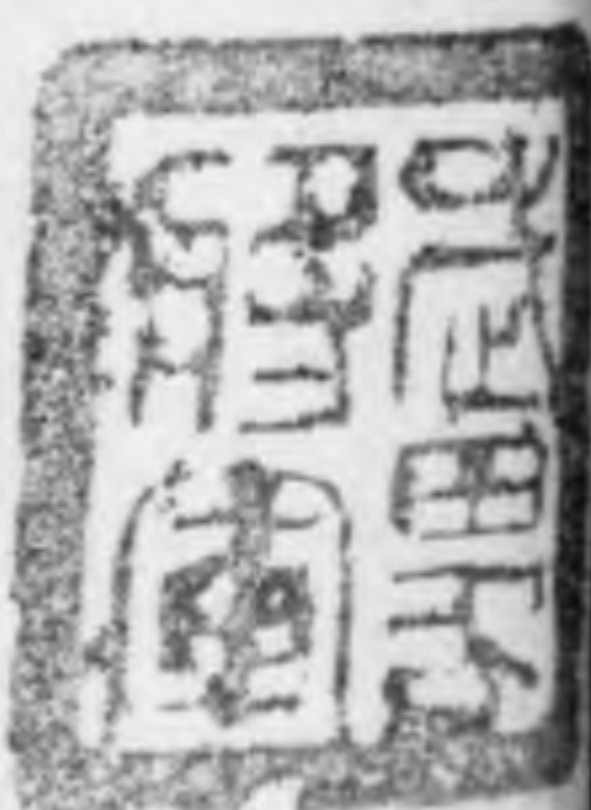
記之於此云戊寅二月二十九日裝成老叟

題於自莊嚴堪

吹劔錄

此編已刊行板留書肆不復
得因刪舊添新再與續集並刊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
索居京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
城最堪隱万人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為堪隱
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
錄之莊子云吹劔首者呖而已呖許劣反謂無
韻也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蓋學到則理到年長則識長胡文定作春秋傳
凡四十年屢刪屢改及書成舊錄存者無幾
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講持簞食豆
羹以獻公為享盡講席人章講畢父老請曰自
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無何也公不能答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何晏注焉於虔反屬下句子在回何敢死包
氏注已無所敢死是以敢為勇疑於鑿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晦庵解以縮為直於義未安按

廣韻注曰欽也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
闔心也雖褐寬博亦不慚焉自反而能退縮雖
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亦無害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
其忠鯁拂逆人意足相儆戒若依注作弼字則
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

萬章問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則
不得妻紉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
豈必聽命於其父母乎然一二千年傳聞之事
無稽之問也若孔門則無此問答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摯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為

范太史曰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時就宣王言之耳

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按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旦盱公不召而射鴻於囿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

言之卒章文子懼併擊于戚公使子蟜與之盟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音廩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為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兩鉤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佗豈端人哉

帝度其心貌其德音爾雅曰貌安也定也言上帝度王季之心安其德音尔左傳乃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貌并下文為九德杜預遂注曰莫然清淨黎民又引此釋本詩皆悞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夫婦不以色
衰相弃猶采葑菲不可以根苦而棄其葉注乃
謂其根有美有惡坊記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不兼根葉以
盡利注乃謂無以其根美則取之苦則弃之惟
左傳注為得之晉曰季請用冀缺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葑
菲之菜上善下惡不可以其惡而弃其善
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按莊公

九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郕入于齊四年
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
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
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
一旦丘墟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
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
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
齊詩則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
之讎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
晉侯疾夢黃熊于寢門子產曰鯀殛于羽山

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柳子厚曰蘇禹
之父故郊焉非為熊也文豹謂凡夢飛走之物皆
生氣也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晉侯
此夢其復生之兆故未幾而疾愈左傳注熊亦
作能三足鼈也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
鹿然則能既能屬又為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
熊白及鼈豈鯨化為二物乎然漢書昌邑王見
大熊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庭室將空也又
玉篇注云獸似豕山居冬蟄毛詩及孟子注亦
皆作獸恐非鼈屬

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一也物
者事也凡人作事皆出於心一能專一何事不
成如寫一字縫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稍
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由是言之雖
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不可斯須無此誠
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荅樊遲以愛
人韓愈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
諸儒皆未知此故曰軻之後不得其傳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真淳如赤子

尔注乃云神明尔祐之如父母於赤子又躁勝
寒靜勝熱注勝極也春夏陽躁極則物死秋冬
物靜極則熱則生二說皆非凡人心躁則煩
熱故可勝寒心靜則清涼自不覺熱

曾肇言堯舜同出黃帝舜為堯三年喪者以嘗
臣堯也溫益曰史記不足信若同所出則舜娶
堯女為娶從祖姑肇引大傳及祭法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為證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不當用孔子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或問禘之說則託以不知意

可見矣宋欲以桑林享晉侯荀瑩辭焉者以諸
侯不可當天子樂也晉劉弘都督荊州時總章
樂人皆避亂焉或勸弘可作樂弘曰昔劉景升
令杜夔為天子合樂欲奏之夔曰為天子樂而
庭奏之恐非將軍本心唐肅臯帥嶺南作奉聖
樂于頓又作順聖樂李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
擅興皆廢之孰謂魯儒書之國不知出此荆公
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伊川曰介甫此言全不知事君人臣
豈有過分事凡有所為皆臣職之當然

孔子罪湯武之心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代桀序仲虺之誥曰成湯桀放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為罪之之辭漢王生日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此說正夫子之本旨惜當時諸

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於天下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於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猶與國視桀紂猶匹夫伐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

放曰殺其罪過以叛與弑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
為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
知有齊宣梁惠尔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
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
稱之于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
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為是問
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為湯
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

者謂之賊義者謂之殘賊者人謂之一夫
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
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為萬世扶持名義夫子稱
之昌黎頌之屈原怨懟其君離騷雖與日月爭
光通監則併其事削去而李太白乃云夷齊餓
死終無成又云虛作離騷使人讀馬子才云屈
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餓西山坡穎濱上劉長
安則又曰伯夷叔齊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
弃人公豈未之思乎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
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罪武王
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鋷不露自佛入
中國凡為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為梵語獨公送
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
知禮蓋為君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
君安驪姬蓋為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於楊貴
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止曰不聞夏殷衰
中自誅褒姒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側然有

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
宮詞直播其惡於衆略無忌憚

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及歌永王璘度江
亦謂之東巡其第十章云祖龍浮海不成橋漢
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皇欲
度遼全無君臣之別矣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予兄龍文嘗
攷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
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
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

王之後然其服屬踈遠世數難改温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監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猷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猷帝為

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猷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猷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

備若亮何以屬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称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費詩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

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揚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口以興復漢室為辭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邪為劉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懍特忠於所事尔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四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

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
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
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
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當同姓也
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孔
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
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
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
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

為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又有孔明識時務論板行

朱文公治鑑綱目以正名為先子雲仕於漢也
於莽元鳳元年書莽大夫楊雄死以法言盛稱
莽功德及作劇秦美新也淵明沒於宋也於文
帝元嘉四年書曰晉徵士陶潛卒以潛自謂世
為晉輔耻復屈身異代故不復仕也書武后事
終始用中宗年號如云中宗嗣聖八年周武后
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蓋純用
春秋筆法也然魏雖僭竊畢竟受禪於獻帝蜀

雖劉氏宗溫公云昭烈稱中山靖王後族屬疏
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
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紹
漢統今綱目乃黜魏而以蜀為正統書魏曰魏
主吳曰吳王公必有所見也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
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
鳳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荆公
云驅馬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

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
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
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敕時意慕宋伯姬為
人不幸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雖知其非而不
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
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虵說即苛
政猛於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
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

張宛丘陳湯論曰自漢擊匈奴得單于者一陳

湯耳封焉而著公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教謂以一時雋功賞之可也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非所以示大訓也

東坡曰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教謂曲眉而豐頰清声而便躰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此數句可去

蘭亭記不入選者以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絲竹管絃語重教謂此特小疵如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固知一

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此數句甚無謂

滕王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閔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

三十來句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

時坐貶交趾令勃徃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

因以洩其忿及去度海溺死此文其識歟

世稱王羲之以工書稱羅隱以工詩殷浩北伐

羲之遺書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

所當急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宜退保長江引咎責躬更為善治梁祖受禪隱說吳王鏐舉兵

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吳越自為東帝何
至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吳王始以隱為不遇
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心甚義之此豈舒箋
點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

唐子西硯銘謂筆墨硯氣類也筆之壽以日計
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為体也筆最
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銳者夭乎其
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
動者夭乎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体不能動因
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此銘猶濂溪

拙賦皆本於仁者壽之說然世道不古後生飄
揚朴厚遲鈍之人懼不免於訕笑又安敢語此
杜子美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
東坡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公相待今安有
客齋草曆日詔云茲復夏正載頒漢朔按周禮
正歲注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及董仲舒論正
次王說則正讀為政分明惟尚書正月上日注
音正又音征曰征者本無意義正是襲秦語耳
始皇以正旦生名政故改正為征後代不當避
象山與晦菴下濂溪無極太極之說徃反數書

累數千言晦菴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
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
不能為萬化根本象山曰易言太極書言皇極
未嘗說無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
也蓋此圖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希夷
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尔老子
之言不足據紋謂象山之說自有理但不合好
已勝尔其卒也晦翁荅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望其必同有浙士貽書
曰二先生所習各已成熟必不能以相為莫若

置而勿論象山乃詆之曰此輩沉溺俗學悖戾
若此亦可怜也蓋象山以所學自負語路彥彬
曰區々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也其
自負若此肯下人乎

明道云新政亦是吾輩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
民塗炭亦須兩分其罪象山荆公祠堂記蓋用
此說而語人曰此是斷百年未了公案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其記有云熙寧排公者大抵極
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正理平者無一二激者
居八九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堅其意成其事

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敦謂此記固不失為忠恕然不知捨諸君子之所言何者為正理
荆公又豈可與之論正理

陳北山砥云江西之學多禪釋永嘉之學多功
利敦謂與其功利也寧禪釋蓋釋氏本心止在化人為善其本旨止在識心見性耳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
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止
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韓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

心及潮陽之行漲海冥蒙炎風撥攪向來豪勇
之氣銷鑠殆盡其謝表中誇述聖德披訴艱辛
真有悽慘可怜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
簡書云潮州有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召至州
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與之語雖不尽解要且自胸中無滯礙以
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來表
州留衣服為別敦見宗門統要記公與顛問答
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

嘉熙元年韞人破舒州朝廷遣揚將軍義移治

宜城板築未畢，鞞騎奄至，義僅以身免。由是寄治舟中。明年督府辟差閤門陳舍人，正於江之中楊柴洲為治所，敎偕其行。以六月上澣到四望，萑葦中有六七百家，芟聚沙渚，行五里泊寓池州天寧寺，莊旋披荆棘，營初衙宇，起寨屋，招兵民不兩月歸者已萬餘家。所謂楊柴洲者，介于舒池之間，延袤八十里。紹興間李成叛，移治于此。今又再移治焉。以七月旦日上梁，敎為文曰：幽公西遷，作室家於岐下，衛人東徙，建城市於楚丘，皆因外患之來，故作權時之舉。眷舒陽

之一郡，甲淮右之九州，山林川澤之富饒，號為沃野。閭里室家之晏粲，允謂樂郊。自慘于虜騎之干戈，盡翻作戰場之瓦礫，室廬煨燼，城邑丘墟，散卒累々，草行露宿，流民眙々，野處山棲，進無生聚之門，退有寇攘之患。維茲洲渚，介在江心，昔逆成割據之時，固嘗寄治。今避鞞權宜之計，爰即建衙龜卜，叶從鳩工，畢舉財用，則貸之督府，他無取辦之方。工役則募之隣邦，特厚酬庸之直，堂皇內外，具體而微，木石精麗，隨宜而已。姑且為棲遲之策，何敢求輪奐之為。龍舒太

守雖生長於東南久宦游於西北顧瞻曠土懷
想故邦風景不殊慨歎江山之異城池安在幸
勤荆棘之披念百堵皆作者所以安周民而一
日必葺者故能保魯國凡此權輿於創造蓋將
根本於規恢屬舉修梁輒形善頌○東表裏山
河指顧中牛犢又看耕曉露雞豚依旧飽春風
○西蕭瑟秋声健馬蹄故壘功名思赤壁上流
形勝接黃泥○南坐閱朝天万櫓帆光動日邊
龍舟勢雄江左虎耽北目斷淮山思故
國雄邊千里皖城高擎天一柱瀟峰碧○上萬

頃平疇歸一望稻畦水足擁黃雲麥隴風輕翻
翠浪○下會看重復扮榆杜塵清玉宇有賓鳴
月沉煙障無嘶馬伏願上果之後幕娛僚案庭
省文書四民均樂於聚庖万旅同歸於安堵維
魚入夢富紅廩之秋秔飛鵲安棲沉紫榆之夜
拆人和協順天道好還五緯瑞光躔應中國滅
胡之象四郊空戰壘慰遺黎懷土之思
建康之漂陽有貞義女廟去縣四十里日中橋
按圖經女姓史伍子胥奔吳過此病困見女漂
有飯一盂因乞食焉女不言而色授之子胥飯

晁曰我得志必報汝女曰吾年三十以母故不
嫁今失色於男子何以見吾母言訖沉水死子
胥自吳還至此捐千金於水而去邑人取金立
廟名其水曰金瀨至今四旁史姓甚多唐李白
為之記端平元年邑宰徐進齋謂新其廟敕為
作奉安祝詞曰忠孝百行之冠冕節義天下之
大閑由古及今勇夫烈女有一于此則廟而祀
焉所以厲風俗而表元惟神清英潔白性天
一真矢死而守志業漂以養親殺身成仁而不
怨濟人於窮乏而不言則孝與義為兼全成忠

清之壯志振勾吳之霸權耻失色於男子甘比
身於彭咸則忠與節為兩存宜飾廟貌祀為明
神歲久圯毀莽為荆榛乃鳩工役易舊而新儼
工告備吉蠲良辰潔牲醴酒以落其成嗚呼王
跡熄而俗化薄人欲熾而天理湮貞義如神者
能幾人惟此方之俗習率勇敢於殺身豈貞義
之遺烈猶隱然而存民尚英靈之默相轉澆訛
而負淳使勇敢者以義殺身者以仁禪教風之
亶、扶世道之肫、則廟食斯土何千万年
善人為國未必有赫然可喜之功然戮及衣冠

善類則亂亡隨之夏之亡也以簡賢附勢商之
亡也以弃三仁殺二侯周自春秋以來人材萃
於列國王室以孤立而亡秦自坑戮儒生越三
十年而陳涉起西漢自殺望之堪猛王章等越二
十年而王莽篡東漢自黨錮起越十五年而黃
巾亂晉自殺張華裴頠解系等越五年而五胡
擾唐自逐張九齡周子諒諸賢越十四年而祿
山反自白馬之禍越三年而唐亡

周益公曰漢所謂社稷臣乃在周勃之鄙朴汲
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敦謂士大夫與其敏給

也寧遲鈍敏給之人誠辦事誠快人意然為人
主失人心耗元氣者常在於斯自昔武人多朴
直文人多機巧立國之初風俗常厚者以武人
用事也太平則尚文文勝則人益巧倍益薄矣
以已長而形跡人短以已清而形跡人污皆取
憎取禍之道我以廉正自守可也而位居通顯
矯亢相高彼小人者惡直醜正肯甘心自處於
污穢乎東漢黨錮元祐黨籍皆以此激成中常
侍張讓父喪名士無往者陳寔獨吊焉及誅黨
人讓感寔多所全宥故儒行歆歆方尾合老子

欲和光同塵士大夫其監於斯

陳侍郎輔言今議者尚以王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自可取豈知學術不善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 高宗曰今日之禍皆罪蔡京王黼不知生於安石敎謂熙寧紛更之擾猶未見新法之慘逮章蔡以紹述之說破壞天下極而至於靖康之變始見安石之禍酷烈 隋高祖伐陳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救之乎命治戰船投其梯於江曰若彼見之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羊祜表請伐吳曰皓若幸

而沒吳人改立今主雖有百万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吁祐之心何心哉當時皆以平吳為喜惟山濤欲釋吳為外懼濤言不見用晉亦以此速亡祐之識見愧於隋劣於濤矣

隋之亡也兆於封倫之治宮室成於裴矩之伐遼東高德孺以孔雀為鳶猶黃霸以鵝勞爵為神爵尔非指鹿為馬之比太宗討西河德孺為郡丞閉城拒守盖忠於隋也及城陷太宗數以指鳥為鳶之罪誅之矩倫非惟苟免而生則高官厚祿死則賜謚立傳豈非不幸歟

屈到嗜芟將死戒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進
芟屈違命去之柳子厚譏其無思齊明帝祭宣
皇以麩餅鴨臠臠音后筍鴨卵高皇肉膾苴羹后
茗糲糲側單及炙魚皆所嗜也溫公譏其非禮按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荊州之鱖魚青
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祭法曰齋之日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
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
虫之美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然則

三牲之外復致其所嗜亦禮經所許

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鄉此行甚精
潔對曰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為
羹某處市肉為茹宦者慚服 真宗東封還勞
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旦等謝樞密馬知節曰
臣等旦同行無日不市肉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于酒食坎樽
酒簋貳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
曰子有令名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神宗問荆

公曰聞卿嫁女盛飾卿大儒亦如此

趙鳳女嫁馮道子道夫人常怒之鳳使乳媪訴

之累數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公今日好雪

者以治民之官三年為斷曰小滿然小滿乃節

氣名故今人改曰細滿

陸贄與趙璟同相德宗曰要重事勿與璟同奏
密封來宣武尸度劉士寧為李万榮所殺上問
之贄曰士寧見逐雖是衆情万榮總軍初非朝
旨此強弱之執願陛下謹之上欲且除一親王
贄但奏不可制遂從中出異聞集云德宗一日

見侍女上清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叅家奴因泣
訴叅死之寃上怒贄曰我重伊常呼作陸九我
脫伊綠衫便與伊紫衫着我使竇叅方稱意須
教我殺却伊平時常恨無權及權在伊乎又却
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尽信現其區處士寧事
可見其卒於貶所或者殺竇叅之報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曰翟璜所奔知璜不可相
而不敢言故但對以現人之法東萊論之曰大
凡身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言大体如
今對州縣官言政只可說聽事當如何不可言

某事是非某人曲直叙因現張華崖自蜀還言
王旦太平宰相尔 真宗默然他日復召對謂
公曰王旦真太平宰相仰視殿雷無他語現此
則知東萊之言是

語曰可些立未可些權盖權者變通之物也非
曾中所守者正則必流入於變詐故聖人不敢
輕以許人其实權之為用不可一日無居廟堂
之上處危疑之際欲於立談之間轉禍為福易
危為安若非假權以從事則未見其能有濟也
温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為之謀因餞別起行酒

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敢不
飲及發鳳後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
太真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譏二白是鳳謀
不行。旦温病求九錫謝安欲緩之令袁宏具
草每草進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竟卒王
鶴駕為神策軍兵馬使代宗欲以白秀珪代之
恐生變王祐甫召鶴駕與語留連久之秀珪已
視事矣。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李士令孤
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
罷之。趙德明以民飢求糧百万王文正公請

具粟京師令其自来取德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真宗疾大漸八大王元儼忽禁中不肯出偶翰林司以金盃供熱水李文定迪取筆撓水中王意其有毒亟上馬去。曹樞密瑋知秦州有十數卒逃人虜中吏以告瑋不應吏亟言之。瑋叱曰我固遣之汝及顯言邪虜聞盡殺之。西師失利議罷宦者監軍呂公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就委公擇其人公曰臣不共中官交無由知其美否只令押班保卒不職者共同罪明日押班扣頭乞罷監軍。王

拱辰權河北監 仁宗手詔罷之帥臣賈昌朝刻之瘦木亭及提刑薛向乞再權之公俟其入奏邀至亭上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已 仁宗暴疾執政欲宿禁中官者白無故事文潞公令設醮於大內兩府宿殿廡行香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宰博士陳瓘於策題中引 神宗序文卞乃不敢毀

伊川出於呂申公、多質疑焉東坡忌之服除三省奏召除館職子由曰但恐不靖爾簾中入其語東坡遂導諫議孔文仲奏贖為呂門五鬼

之魁編管涪州蘇子容語坡曰公未可如此頌
見過其門者無不肅容會范太史亦為之辨大
仲始悟為人所紿憤愧嘔血死伊川以元祐四
年抵涪越五年東坡涉海

魏舒為司徒正旦朝罷以年老表送印綬莫有
知者衛瓘曰每共公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文豹謂仕止久速其權在我何
必數形諸言李文簡燾除侍讀賦詩曰明年七
十吾歸矣預買北閨門外舡至冬一疾不起樓
攻愧既叅大政屢欲丐閑至繪二疏以見意求

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
出長安去時莫待淋頭雨歸日須防徹骨寒已
遂平生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留難二疏畢竟成
何事留取他年作畫看

唐衡州刺史曹王臯為辛京果所陷以太妃老
出則囚服就治入則擁笏垂紳及貶潮州以迂
入則賀德宗立復衡州方以實告淳祐元年浙
漕王潛齋被論以母夫人年尊託言易除母
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
以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潛齋忠簡公介之子

廣平麻思母亡欲還王猛曰便速裝至暮出關
州縣皆被符矣韓滉欲獻綾羅於奉天何士幹
請行滉曰便過江士幹歸別則薪米儲峙羅門
庭矣登舟則資裝財物皆手筆疏記敘謂士大
夫一日當權則風旨之下何事不行然有模稜
之人已有所欲為人有所干請輒數日躊躇不
決否則文按行移動經旬浹以無他精神風采
不足以振揚公廉明敏不足以闢闇耳
陶侃為荊州牧閫外多事而遠近書疏無不手
答揮翰如流未常凝滯今士大夫類皆有嵇康

懶答書之病遠地俾來有伺候半年而不得者
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濟物必有所利嘗
以鄆簿掇也塘堤壞當申府漕公曰如此苗稿
矣救民獲罪所甘心也即發民塞之陳漫翁分
教永嘉欲混試諸生請於葉水心答曰使適不
叨竊科第亦未免在學中竊食漫翁愧而止董
鉅堂名槐為鎮江倅牒漕試已十七人求者未已
文豹因進過額之說公曰過額不過鐫秩若成
得一士友何惜一官
韓文公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辨張籍曰與人商

論不能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辨
文豹謂三人均之為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
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勝

退之袁州謝表曰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
循閭里無事歐公滁州謝表云一郡豐登幸無
公事全家飽煖實荷君恩容齋秀州謝劄云郡
小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謂為
可幸周益公答曰從前得外郡書未有不以窘
冗為言獨創見於來緘文豹見近世士大夫每求
一闕乞一郡其未得之也惟恐失之終到任便

訴窘乏述艱難若有迫其行者柳子厚柳州謝
表三百三十字皆是祈哀謝過之辭古大國僅
百里今一郡千里何負於士大夫而若此

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不許曰仕官不可廣
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今小官赴任率以
求書為能事不知上官或反惡其挾勢

法有示人以虛文導人以欺罔者一日啓劄二
曰辭免三曰薦舉事例相承其來已久非可頓
革姑據前言往事而高確之嘉熙三年陳習庵
頃為浙西憲令官屬各以本司利害為一書其

新任人具脚色申狀外並不用啓劄其後馬裕齋繼之亦用此例人皆備之○劉公敞赴召時士大夫得官必辭以辭不失利得名更高或四五或七八皆挾偽沽名要君迷衆乃請諸當辭免或二或再或不得辭一准故事○紹興三十年剛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許降等改官仍得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叅用度抑貪使各謹飭安心職業高宗曰臺諫論事要當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務大躰不摘細瑕置人於過亦陰德也

又曰李大有書言涉兵機不欲付出昔張齊賢獻取河東之策

太祖裂而擲之俟左右退取

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出兵運糧可用其策此

太祖之沉機也文每謂齊賢堅孰十策皆可行

故太祖怒而裂之高宗深略可謂同符
孝宗詔每日常朝不必宣宰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上曰蘇洵嘗言名呼而進退之非所以体貌大臣丞相不必辭

温公曰仁宗自未納后之前居處不離
車
獻卧内是以聖体完實享國久長

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彦博所獻
上曰戒汝勿受群臣餽遺不悅久之蓋錦上織
成燈籠也此與却帶珠事一同聖意深矣
先朝母后賢而有智識者三后而皆有源流○
仁宗慈聖光獻曹后彬之孫也新法行語神宗
曰吾昔聞民間疾苦每告仁宗赦除之今民苦
青苗助役錢宜因宗祀赦之併出王安石時欲
取燕薊后曰得之不過南面受賀不得則安危
所係蘇軾下獄后曰仁宗初得軾兄弟喜曰吾
為子孫得兩相今摠至於詩寃濫甚矣疾久忽

問今日何日左右曰十月二十乃曰只此日去
免煩他百官又別日行香蓋太祖忌日也遂崩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瓊之孫也元祐初召司馬
光吕公著散京城役夫罷皇城內覘止御前工
作廢導洛司物貨弛戶馬保馬寬青苗助役錢
出近侍無狀者三十人○神宗欽聖憲肅向后
敏中孫也宣仁太后命后居慶壽宮辭曰豈有
婦居東姑處西瀆上下之分乎哲宗崩章子厚
有異議后毅然決策立徽宗遂同處分軍國事
凡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禮皆不用

神宗時知金州張仲宣犯賊當杖脊黥配蘇頌
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
今從黥隸恐汚辱衣冠遂免杖黥沅海外淳祐
六年七月京學張祖訓彭庚孫林半千偽造臺
章皆杖脊黥配其情與罪宜也然士可殺不可
辱若三分其罪自可用仲宣例立殿撰銘每言
秀才不可做越分事士大夫不可做折本道路
秀才越分必妄用妄用必妄取士大夫居官妄
作肆無忌憚一旦論罷折本多矣
后山云士大夫見天下不平事不可懷不平之

意平居憤々切齒一旦當事發之必有過甚
張尚書拘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筋一副來首
及追問則自祖父相傳每日以此齋僧一員公
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為廂軍乃當
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浙西憲趙懋夫權
平江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醋憲追姑徒條勘罪
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既孝
順代姑受杖二事深得誅心之法
淳祐三年金奏院剛言百官月請銀六千七百
餘兩而吏胥乃八千六百餘兩百官一次衣賜

六千七百餘疋胥吏乃七萬八千餘疋鹽課日
虧而省部吏益賞歲二千七百匹而然考之
周六官不過三百六十而府史胥徒以地官一
官計之已三千七百餘人孟子曰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庶人在官者即府
史胥徒也祿足以代其耕當亦不薄周禮廩人
頒稍食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
釜六斗四升注謂一人一月之食則是下等人
月亦一石二斗八升矣今吏非多祿非重正緣
虛請倍再至有一身而兼三數分請晦菴云近

併兵部郎官而一司仍存省官之奉不當吏祿
之奇數此虛請之謂也王公器叟云三省胥吏
歲累優秩月享厚祿及卒一事則論功計賞不
知平時祿廩安用此濫賞之謂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聚斂之臣
欲剥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日常賦之
外別立科名歲入既豐用度益侈日久歲深侈
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備遂為性
民無窮之禍宣和末江浙被方寇州郡皆蠲其
賦而官兵無所給命發運陳資政亨伯經制東

南乃請以七路之財補之設比較務增酒價添商稅賣契紙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以給州用靖康罷之逮炎二年戶書呂元直翰林葉少蘊奏經制之法求民之所欲非強其所不欲酒價雖高未嘗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之為商其他類此請復行之乃詔東南八路提刑司拘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添酒錢二添糟錢三添牙稅錢四官員請給頭子錢五添收三分房錢〇紹興五年孟叅政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名總制司增頭子錢為三十收者戶長庸

錢抵當四分息錢運司移用錢勘同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令通判催乾道元年又增頭子錢每千十三文自是公家出納經制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合東南諸路二制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四川不預孝宗曰祖宗時無此錢俟用度有餘當除之薛寺正季宣謂州縣鑿空取辦雖有奉法吏欲寬弛而不得聘知靖州邢迂謂此錢至科罰徭民不可為而丐祠而呂葉乃

謂非強民所不欲使人痛恨 高宗以夢得善
理財除資政殿學兼提領財用朱勝非曰昔張
慤兼此至於自設酒肆人皆非之噫少蘊以文
鳴而甘心聚斂上負天子下負所學矣

祥符二年放兩浙福建湖廣丁錢歲四十五萬
緡開禧元年只免兩浙一路丁錢歲已四十二
萬緡則知戶口蕃息隨王氣所在

李德裕曰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自登
第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也朝廷顯
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凡

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
不能閑習也○荆公曰士朱官而事科舉者為
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者是僥倖富貴利達
而已○龜山曰資蔭與進士何異以進士為優
資蔭為劣者世俗之論也耻受父祖之澤而甘
心無益之習其寒士角勝場屋僥幸一得以為
榮是何識見夫應舉自是寒士藉此進身耳既
有官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識見亦以資蔭與
進士分優劣奏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
字且曰欲使子弟讀書是讀書止為科第而已

如韓持國之才，仍可為執政，豈可以其無出身乎？
敬謂衛公以宰相子，龜山以宰相薦，皆無出身，故議論偏。蓋任子與進士自是兩途。舜教胥子相元凱，此即任子也。舉萬邦黎獻，此即進士也。至周而法始備，學校所教者先國子，朝廷所用者皆世官。賓與大比，則專為寒畯設。由漢至唐，皆並行而不相侵越。至我朝始令有官人得與進士群試。夫任子者，雖未必皆賢，然隨官之久，耳目習熟，當官臨政，自勝進士。緣其間有不學少文者，故朝廷得以輕重。凡由任子得官

者，皆不獲與清選。此其所以黽勉於一試，歆艷於一得。然有官至大夫職，居朝列及監司守倅，今丞矣。所謂考官則皆選人，或其門生故吏，乃反委身聽命而去，取於其手。至於監司守倅，令丞皆闔郡吏民之所奔趨。一旦乃毀冠裂冕，與常布之士聯翩負笈，偃僂棘牆之下。其為名器之辱甚矣。然格法已定，士大夫亦不以為非。愚謂莫若於格法外，少異其禮。如銓試如詞科法，科試之於禮闈，考之以鄉郎，攔幘入場，使自別於士流，以示崇重有官君子之意。

富鄭公以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東坡奏云特奏名除近上十餘人所歸使之臨政必害民矣文豹謂彼一時此一時當公之時進士未如今日之多程文未如今日之工如公濁醪有妙理賦除首聯外後七韻盡只說酒全不見濁醪意刑賞忠厚之至論望空使堯三省事形勢不如德論正未知出處使公見乾淳以來至今日之三場猶將放出一頭地正科中尚或有叨忝者若特科則皆老師宿儒屢請文解馳名上庠者日暮途遠不得已苟就

而未始甘心焉故太學有詩曰名第雖分正特科筭來正特不爭多頭無大小皆烏幘身有短長俱綠羅手只一般槐木簡脚無兩美墨皮靴止緣命裏爭些子莫道文章不似他

劉元城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爨及郡將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學於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安敢復求榮進文豹謂今人何止弃其師而背其舉主至有匿其親之訃而就試聞所生之喪不去官行服者

溫公子康中第公奏留國子監聽讀何叅政澹
年二十一魁南省父王雪先生遣就上庠從游
後以綠衫隨諸生迎駕 孝宗召入秘書
趙鞏監昇賜宮酒庫虜使至問趙夫子今何官
館伴問何人曰趙鞏其皇帝清問下民賦吾州
後生以為矜式呼趙夫子館伴曰今為郎官即
日除司封郎中

真宗問唐酒價丁晉公曰三十一升引杜詩速
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然按食貨志
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令

酤者斗輸百五十王維詩長安美酒斗十千樂
天詩十千沽得斗則唐酒價初無定

嘉熙四年科舉蜀士避地者並赴寓試出萬點
蜀山尖詩韻略無尖字于時不聞有上請者又
杜詩痛飲已判人共弃韻略亦無判字

仁宗郊祀詔祝冊官讀御名勿興 高宗策進
士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已妨人進取萊公
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為准至今文書承用之

文氏本姓敬避石晉諱各用一偏或姓文或姓
苟然玉篇苟字在艸部敬字在苟部苟音棘非

苟字文字在父部文音朴非文字

高內翰文作西湖放生池記以烏斲魚鱉咸若
作禹事其子踈寮作蟹略以林和靖草泥行郭
索作杜詩父子皆為博聞強記所誤

惟揚之揚從才

尔雅云江南之氣
勁躁其世輕揚也

惟字史記作維揚

雄之揚亦從才故本傳謂無他揚於蜀

史傳中格杆格殺之格皆如字讀惟戰國策形
格勢禁及漢書格五字注音各然廣韻注格古
伯反至也亦博屬格五但行箭以格殺退之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

相格則如字讀分明如禮記杆格字亦當如字
讀陸德明硬作戶隔反韻略以經書中字特收
入廣韻則無蓋德明多如此如以告朔為牝朔
惠鮮為惠蘇孫謀為遜謀三省三復三思三接
三字皆作去声雖自有意義要不若如字讀為
平易至以盡力盡禮盡善盡美皆作佟尤礙理
惟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二句如此讀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或問何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
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於鄭子陽

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受飧反璧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鄱陽校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紹定三年春李全犯秦州太守宋濟率官屬十九人開門迎賊明年逆全授首十九人逮繫帥司教授高橫槎腰自陳不與迎賊之列越三日本學諸生列狀謂迎賊時先生稱疾不赴元夕賊送燈油先生曰先聖豈受不義之物裂而碎

之由是行下本州詣實監司帥守及太學二十齋交章稱薦得旨轉三官誥詞曰海陵失守長吏迎降爾爲教官獨不污賊倉皇變故之際可以觀士君子矣疊進三官用勸多士橫槎字明卿閩人今以秘書郎知處州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國朝王全斌崔彥進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安子文所殺

四明沈起監真州倉以父疾委官歸侍為有司所劾仁宗曰赴父疾而加罪何以厚俗詔釋之淳祐四年時相以憂去國有檢詳者去留未決乃以母老乞假探上意范揆判曰士大夫有九十之親聞病即趨聞喪即赴何以假為時徐中書嘗奏乞令臣子終喪敕投之詩曰父子恩情尽死生囊封歷歷為開明群陰方晦吾先覺一毫輕玉山万疊高無際未抵先生節與名朱孝子壽揚州人以將作簿知聞州七歲時父

出其母不相知者五十年因弃官灼臂燃頂刺血寫經行四方求之熙寧初得於同州韓公温公以下皆有詩後嗣派居建康溧水縣之茆城有孚鄉者其四世孫也兩魁鄉薦補入太學詩集在焉高叅政定近嘗為之跋有術士云世間貴命多富命少今至貴莫如宰相不數年輒出一人闔京城內外藏鏹百万者能幾此說誠然蓋貴者出於一時際會起徒步掉三寸舌可取將相封侯若富者非藉鏹基歷勤苦積以歲月累以錙銖則不可以驟致此洪

範所以言富不言貴也史記曰牧馬二百蹄牛
蹄角千七百千足羊千足羸千石魚陂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株栗江陵千樹橘淮濟千
樹萩梓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名園万家之城帶郭千鍾之田千畝卮苗千
畦薑蕪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注戶二百曰千
聲者二十萬也
帝釋以大寶輪鏡照四天下寅午戌月臨南瞻
部州晉宋間崇佛以此為三陽月晉穆帝納后
以九月忌月北齊高洋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
官今上官者忌此至以節氣為準尤可笑

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蓋東繼北用事少陽
不能勝老陰故春常餘寒若東北風起而雲趨
于西必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西繼南
用事少陰不能勝老陽故秋常余熱若西南風
起而雲趨于東必晴今雲起西郊安得雨
戊辰巳巳戌戊巳亥日為木頭點土須陰雨梁
次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點土驗滂沱
甲以乙為弟巳為妻辛為官戊為財壬癸為父
丙丁為子惟庚金見克常對立用事又庚者更
也故易稱三甲三庚俗以甲庚日占晴雨

世稱三陽謂婺州東陽溫州平陽處州松陽以
其難治也然吾州七邑風俗不甚相遠松陽何
獨得此名永嘉蔡子重宰是邑書祧符云我與
斯民同一性誰言此邑號三陽此語得之矣
唐王璵傳漢以來喪葬皆瘞錢後世俚俗稍以
紙代錢為鬼事元宗好神仙璵始用之韓文公
謁衡岳詩手持盃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列子秦之西有儀梁國其親死聚柴焚之薰則
煙上謂之升遐魯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示必死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為歌以寄

哀此燒紙拋玦焚尸挽歌之始也 ○靖康間
漢兪發孔子陵粘罕問高慶緒孔子何人曰古
大聖人罕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盡殺之 ○張無
垢請丁晉公玉帶事忽悟而語其子曰昔夢人
告我見玉帶時來吾其死矣是夕得疾竟卒
詩可以為可以不為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
為之可也志於功名志於事業則不為可也詩
不可無躰亦不可拘於躰蓋詩非一家其體各
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為之豈能
一切拘於躰格哉近世詩人好為晚唐躰不知

唐祚至此氣脉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
技倆悉見於詩局促於一題拘牽於律切風容
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
盛李杜元白之瑰竒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
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躰成而唐祚亦盡
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為中唐全盛之躰而
為晚唐衰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杜工部流離兵革中更嘗患苦詩益悽愴憶舍
弟詩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鄉明孤鴈詩惟伶一片影相失万重雲望

及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其思深其情苦讀之使
人憂思感傷東坡卜筭子詞亦然叙嘗妄為之
釋缺月挂疎桐明小不見察也漏斷人初靜群
謗稍息也時見幽人獨往來進退無處也縹渺
孤鴻影悄然孤立也驚起却回頭猶恐謔慝也
有恨無人省誰其知我也揀尽寒枝不肯棲不
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寧甘冷淡也
又公秦州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啟
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万
方聲一槩吾道欲何之王洙注聲鼓角聲也時

方用武吾道無所施此說非也蓋公以訖房瑄
坐貶歎言者如寒蟬而已如獨鳥万方一槩吾
道其誰與歸漢杜密曰劉勝位居大夫聞善不
薦見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詩有一聯一字喚起一篇精神杜詩新婚別妾
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則是未成婚已別可見
征行之速鵝兒詩引頸嗔舡過無行亂眼多一
嗔字尽鵝兒之狀望覩弟未至待尔嗔烏鵲拋
書示鵲鵲望人未到之時抑鬱蘊結之情拋與
嗔字尽之矣禹廟詩雲氣生虛壁江声走白沙

一生字走字古廟頗有神氣

杜詩宛馬總肥春首宿時軍只數漢嫖姚梁次
張詩蕃馬步銜青首宿羌兒卧唱白銅鞮壓倒
少陵矣然又未若東坡二句云万馬不嘶聽号
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子美月詩捲簾還照客倚
杖更隨人不如太白二句感發曰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又結束多紅粉歡娛恨
白頭不如康節二句風韻曰花見白頭人莫笑
白頭人見好花多李頎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
深愁李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拾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則以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
愁如海而語益工劉改之多景樓詩江流千古
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一空前作矣

古今詩人間見層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
遺珠梁次張題釣臺直令石乘高凡眼不道人
間例是貪鄭克詩只緣是處人情好贏得平生
醉日多陳夢建鷺詩溪清水淺魚能幾莫遣泥
沙惡雪衣陳秋塘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覓新
來懶上樓姜梅山詩之到淡中方有味事無心
處却成功趙東山詩野屋往來少春雲晴雨多

前輩詩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吳門王平子題雪獵圖烽火一息三千年漢家
將軍尽凌煙胡兒不識征戰事龍沙万里今桑
田麗譙声裏梅花月雲暗雪深風色惡長嘶騎
聽蟬聯狼帽羶裘寒矍鑠鷹走犬登平岡狂
狐剔眼兔飛揚貫鴈落鴈真戲劇高鳥略尽良
弓藏鳳鳴居士双眼碧少年讀書勇無敵但知
橫行翰墨場豈料一禽終不獲向來百非今已
無筆端有口聊自娛故將膏中磊落事寫作人
間雪獵圖平子尤工小詞有謁金門云書一紙

小研吳牋香細讀到列來心下事感殘眉上翠
怕落旁人眼底搓向抹曾見裏針線不忺收拾
起和衣和悶睡○雪川姚寅詩南村老婆頭欲
雪曉傍墻陰採桑葉我行其野偶見之試問春
蚕何日結老婆斂手復低眉未足四眠那得知
自從紙上掃青子朝夕餒飼如嬰兒只今上筐
十日許食葉如風響如雨夜深人靜不敢眠自
遠床頭逐飢鼠又聞野崇能相侵典衣買紙燒
蚕神一家心在陰雨裏只恐葉溫繅難勻明朝
滿簇收銀繭軋車聲快如剪小姑促湯娘剝

紕嬉々始覺双眉展繅成白雪不敢開錦上織
成双鳳團天寒尺寸不得着尺與乃翁輸縣官
君不見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
曹辛苦徒尔耳依舊績麻冬日裏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
謂是日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
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荆
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
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
我不應墩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吾鄉潘先生元龜授婺州教授隣居徐先生用
亨亦呼教授因作詩曰誰把先生號冷官令名
深愧馥秋蘭孟公豈是陳驚座子夏元非杜小
冠涇渭合流雖若混雲泥曼絕不相干寄言世
上多風鑑一笑何妨改眼看

陳漫翁監轉般倉與鎮江守喬平章爭一事平
章乞回避漫翁得獄祠吏特牒索回文漫翁就
書一絕云硯乾筆秃墨糊塗半夜敲門送省符
擲得么？監獄廟恰如輸了選官圖

史文昌号雲麓賦詩者成集內有一聯云閑雲

盡日相隨逐只有朱雲挽不來

稼軒帥越招劉改之不去而寄情沁園春曰斗
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
和靖與東坡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
濃抹淡粧臨鏡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盃
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愛東西二
澗縱橫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
香浮動只好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
且此徘徊此詞雖麗刺而局段高與三賢游固
可耿視稼軒視林白之清致則東坡所謂淡粧

濃沫已不足道稼軒富貴焉能免我哉

天台有謝耘者号犁春繪一犁春雨圖求詩於諸公一時名達如樓公鑰李公壁陳公宗召易公彦章程公懷古諸賢長章大篇累百十百惟劉改之一首道出其骨髓曰阿耘無田食破硯養親日采供朝飯凝塵壁上挂瓶罌寒日牕前照藜莧汝父訓汝：當知有田無田未可期有田不耕汝懶病無田說田真畫餅畫田之外更畫牛捕風捉影何時休頭上安頭又詩軸全家不應猶食粥

詩惟頌德詠物難工蓋欲指實也徐進齋得古銅香炉具象鼻眼博古圖謂之象鼻屬余賦之雖不足言詩聊記曾見其一在象數前鍾鼻眼出薰塵外鑄形模傳香到手親曾見全勝人看博古圖其二願得身游海外天蓬萊頂上覓沉箋為君喚起槐安夢細讀南華內外篇泉州守王庭珪香譜云箋次於沉出占城國省題詩雖場屋末技間有以此見取如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鴻鴈來賓詩江南知有生塞北遠來賓涼風新過鴈詩係白書

猶溫銜芦跡未陳仲秋夜迎寒詩露疑仙伏肅
風獵舞衣單林士表進農書詩有書來進御無
語不閑農程懷古紅藥當階翻詩黃麻方草罷
紅藥正花翻陳伯震開林出遠山詩脩眉濃淡
裏寸碧有無間鄧伯秀鈎簾宿鷺起在我時舒
卷從他自去留朱縉清文婉皇猷詩冰玉詞新
吐塵埃氣不留陳瑄風幔不依樓詩似嫌秦閣
小欲際楚天游皆主司所刮目劉允成夜雨剪
春韭詩杜老情何限東風夜雨春炊梁留客款
剪韭薦時新按此題乃子美謝衛處士留飲云

問答猶未已現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
黃梁初不干子美事陳思溫勲業頻看鏡詩貼
看鏡云塵蹤猶隱豹風采幾臨鸞看鏡何閑蹤
跡事為改曰精神期畫像吾鄉盛先生庶分教
京庠每教人破詩須有來歷如夢魚詩玉燭和
薰曰金穰瑞應初豐年知有象吉夢兆維魚不
睡安得夢改曰樵牧歸來後清風一榻虛云又
斬地詩皇統承堯運朱旗啓漢家未誅秦始鹿
先斬沛中地無劔如何斬改作三尺英雄劍
高蟾未第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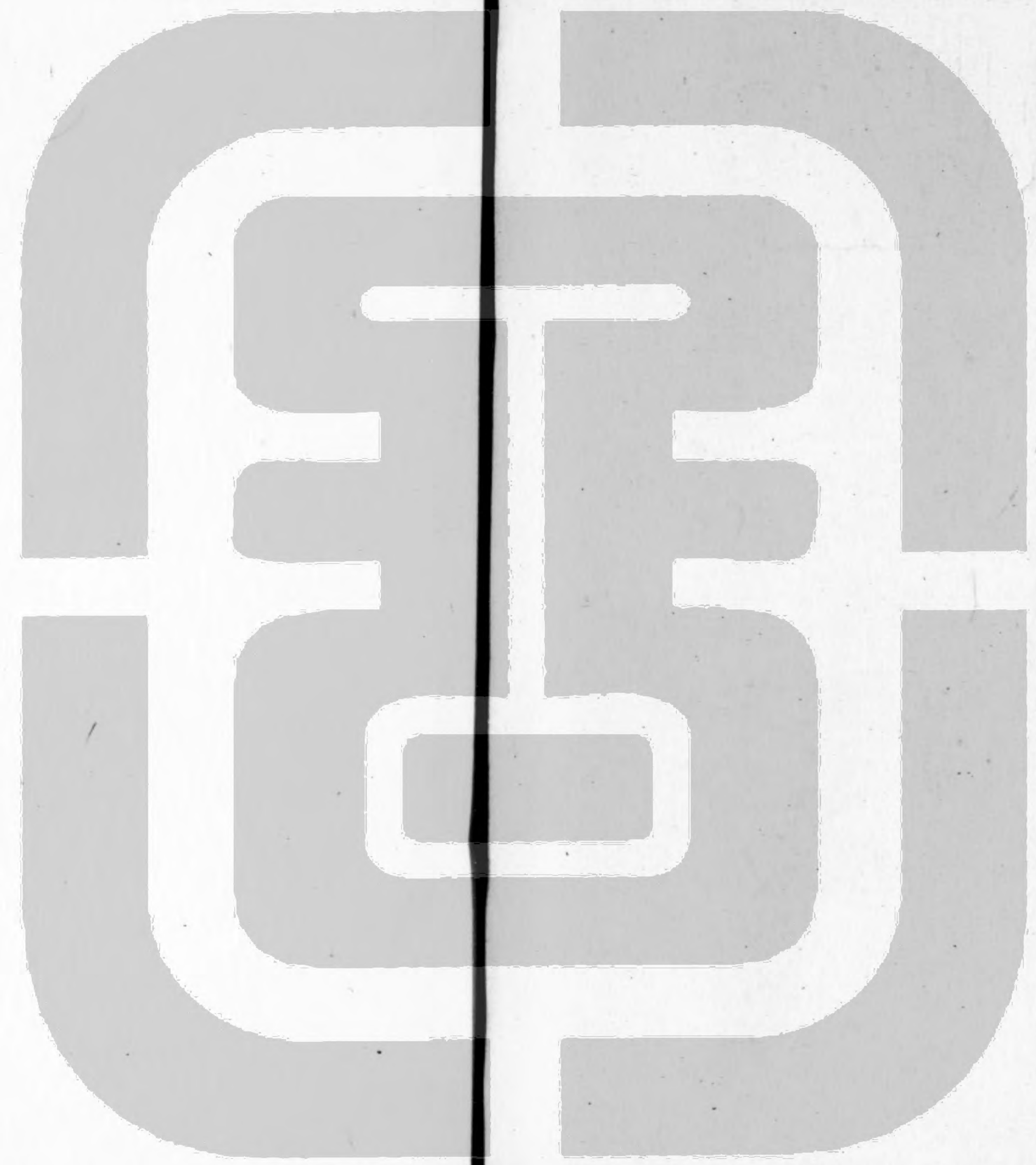
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雍容閑
雅全無感迫氣象至賈浪仙則云下第惟空囊
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
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略
無一毫生氣宜其終身流落不偶余常愛蟾詩
因對梅用其韻云在嵩谷裏何人管向雪霜中
底處栽鶯忽芳華動京國萬花頭上一枝開然
終不似其意之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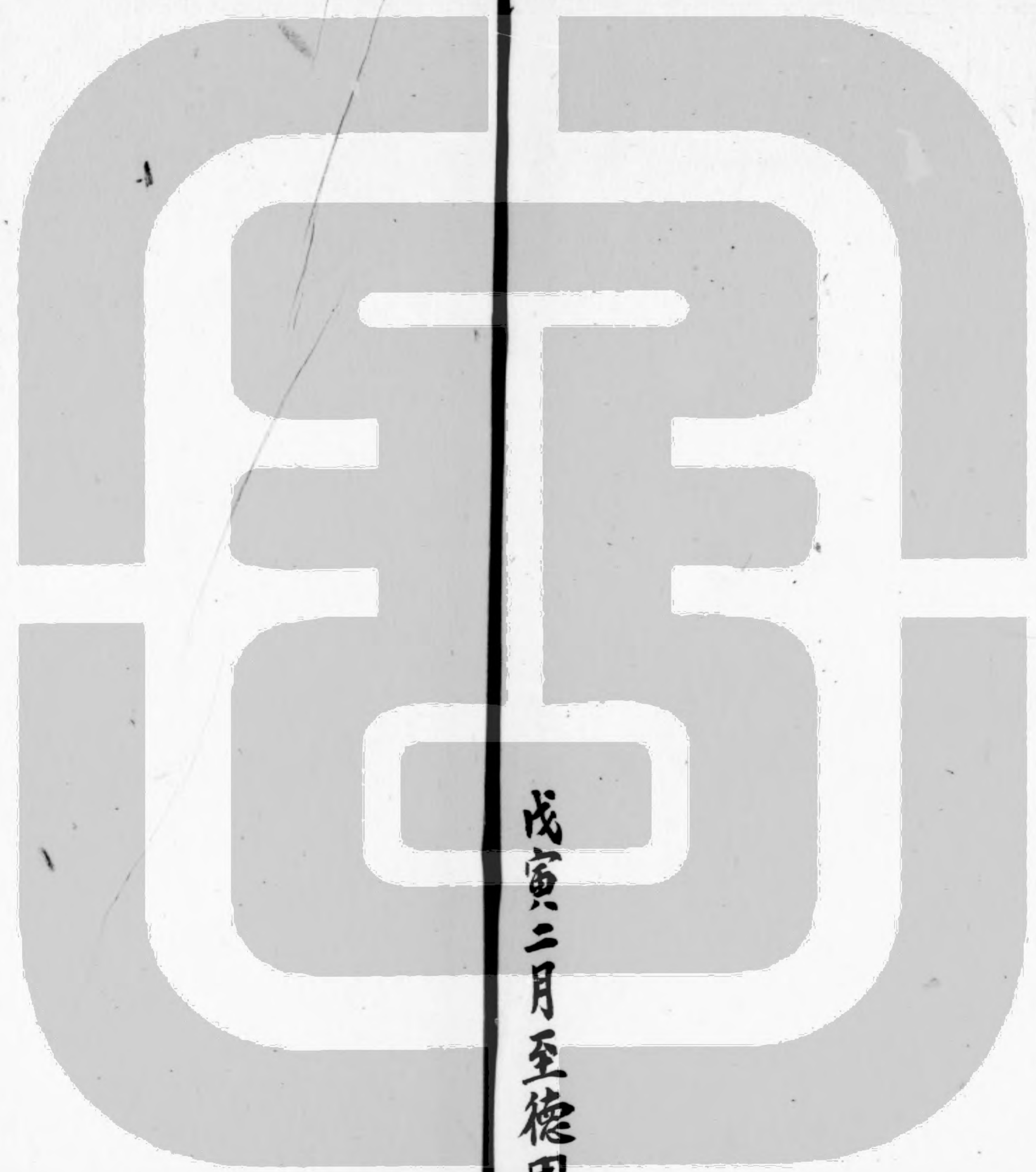
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
个字以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

字不可代雖重無害也今人看人文字未論其
大躰如何先且指點重字

容齋云徐凝詩極有好句自東坡詆其瀑布詩
為惡詩其詩遂為世所弃文謂此猶可也步舒
以仲舒高園殿災說為大愚仲舒至於下獄看
人文字須平心定氣反覆推詳豈可輕下雌黃

吹劍錄終





戊寅二月至德周氏重裝

